



中国作家文丛

血战许昌

路铁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家文丛

血战许昌

路铁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许昌 / 路铁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3
(中国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80240 - 175 - 4

I. 血… II. 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648 号

书 名	血战许昌
作 者	路 铁
策划编辑	阎世宏
责任编辑	崔晓华
装帧设计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001 -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80.00 元(本册:26.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进攻——豫湘桂战役。此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国民党40万军队，大多畏葸自保，一触即溃。而防守许昌的新编29师，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和誓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孤军奋战，顽强抵抗，浴血拼搏，直到最后包括师长吕公良在内的2000多名官兵壮烈阵亡。

本书以多条线索交织的网络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酣畅淋漓的笔墨，再现了60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惨烈大战。

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这场战争。而是把这场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坐标和深广的人文背景之上。纵横捭阖，自如收放。有深度，有厚度地展开多视角，多层面的描写。波澜壮阔，扣人心弦，蕴涵丰富。战争颠覆了社会秩序，改变了人的命运。在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的激烈较量中，纷纷亮相的各色人物，跃然纸上。

为了多侧面塑造主人公吕公良的形象，把他始终置于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因而，他以岳飞文天祥为榜样，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他赤胆忠心，壮怀激烈的崇高操守；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胆略；他多谋善断，文武兼备的儒将风范；他支持保护一切抗日力量的宽广胸怀；他无愧于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等等：都得到了突出充分的展示，感人至深。其他众多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英雄群象，也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本书对积淀深厚的地域文化精神，也有较深的开掘，颇具魅力。

谨 以 此 书

敬献予吕公良将军暨 2000 名官兵之英灵

史料载：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使日本挽救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造成军事上的不利态势，企图打通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于是，调集各兵种部队51万人，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次战略进攻——豫湘桂战役。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在20万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因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政策，驻守河南的40万国军，一触即溃，土崩瓦解，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就丢掉38座城池，使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留下永久的历史耻辱。

但是，在局部战场上，却也有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驻守许昌的新编29师就是这样的军队。该师官兵在师长吕公良中将统率下，以装备简陋的三千人马，敢对装备精良且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的八万日军。他们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坚守孤城，寸土不让，血战三昼夜，光荣完成神圣使命，最后，包括师长吕公良在内的2000多名将士，为国捐躯。

许昌保卫战，也许算不上什么大战，但战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和气节。这个新编29师，在国军中也许排不到显要的位置，但在许昌老百姓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壮烈殉国的师长吕公良，更是许昌老百姓永世不忘的民族英雄。

1986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吕公良为革命烈士。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的称号。

60年前的许昌城头，吕公良和他的将士们与日军血战的喊杀声，至今仿佛还响在许昌人民的耳边。以小说形式来讲述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缅怀先烈抵御外侮，流血牺牲的感人故事，无疑是在享受尊严、和平、美好的今天时，理应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4年3月的一天，中原古城许昌，郊外的大路上黄尘翻滚。尘头飘扬的那

面旗帜，在和煦的阳光下像支火炬，十分耀眼。后面如林的枪刺熠熠闪光，战马不时嘶鸣。一支威武的队伍，正一路雄壮地开往许昌城。

精明干练的少校参谋许可，骑一匹白色战马，从城门内飞奔而出。一阵风工夫，便奔到队伍中行走着的一匹枣红战马前，向骑在马上长官举手敬礼道：

“报告师座，一切安排妥当！”

吕公良举手还礼之后问：“司令部设在哪里？”

许可道：“准备了两个地方：灞陵中学和春秋楼。要哪个，请师座定夺。”

“春秋楼！”吕公良不假思索地大声说。

许可本来选定灞陵中学，但他根据自己跟师长多年的了解，又挑了一个房舍、环境都比较差的春秋楼作为备选。可见他多有谋断，恰是这个备选正中师长之意。

许可拨马转回。

吕公良随队伍继续前进。骑一匹银灰色战马的副师长黄永淮，和师长并排走着。二人骋目前方，队伍像条巨龙，游行在海一样广阔的原野上。他们一边走，一边愉快地进行着会心的对话：

“我知道，你早就把司令部选在了春秋楼。”副师长黄永淮说。

“噢？你怎么知道？”师长吕公良反问。

“我听你说过的，”黄永淮回忆道，“你20年前，由广州赴北平办事，路过许昌，因桥塌火车在这里停留。许昌是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称雄天下的历史名城，不可不看。”

“于是，”吕公良接道，“我就下车，进城游览。名胜古迹不少，但看后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羽被困曹营夜读《春秋》的春秋楼。那楼算不上多么恢宏壮丽，然而一进去，立刻就像看到了关羽秉烛夜读的凛然威仪一样，不禁灵魂为之震撼。”

“因而，”黄永淮接道，“在我们接到驻防许昌的命令那个时候，你恐怕就想到了春秋楼。”

“知我者，永淮兄啊……”吕公良意味深沉地感慨道。

二人不由得相视一笑。

雄伟的许昌城门，遥遥在望……

满

春秋楼院子不小，旁边还有一个文庙。房舍周围的角角落落，生着了杂草，不免给人一种荒凉之感。然而现在，部队的司令部在此一扎，往日之寂寥顿扫。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内来来往往的尽是威武的官兵，屋子里不时传出的电话铃声

和发收电报的声音。一派肃穆中升腾着滚滚热气。

进驻春秋楼的这天深夜，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吕公良，此刻，依然毫无倦意。于是他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缓缓地踱着步。四周一片寂静。仲春的夜晚尚有些寒意，清冷的空气倒使他精神愈加振奋。他不由抬手正一正头上的军帽，耸一耸披在肩上的大衣。这是他每当行动之前都要整理一下自己风纪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星光下，春秋楼仿佛格外雄伟。关云长夜读《春秋》的凛然威仪，又出现在他眼前。他不由得向那楼窗望去，忽然，那里仿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注视着。这可不是旧地重游的感觉。应该说，这是他肩负历史使命的千军之帅，在此时此刻的一种自励自策的心态。这是只有他吕公良才有的庄严而神圣的心态吧。

今日之春秋楼，也许由于吕公良这支队伍的司令部在此驻扎，已不仅仅是历史陈迹而更加显得庄严和神圣了。

进驻春秋楼大院的第二天，吕公良的夫人王玫君和女儿吕荷荷，就带着相机出现在春秋楼前。母女二人，以春秋楼为背景，各拍照一张。这时，许可参谋从楼里出来，看见她们便忙打招呼。王玫君乘机说：

“许参谋，请帮个忙，给我们照个合影。”

许可赶忙上前接过相机，帮她们母女在楼前摆好姿势，选好角度，很快照好。之后，好奇地问：“夫人，您怎么想起来这里照像？”

王玫君郑重地说：“关云长是中国人心中崇拜的偶像嘛。关云长的遗迹，不可不来瞻仰啊！”

许可表示感动地说：“夫人也这么大丈夫气，敬佩！敬佩！请到楼里来看吧！”

王玫君说：“不了！不了！你们正忙。”

许可说：“师长副师长都去专署开会了，参谋长下部队去了，就我在家。”

于是，王玫君和女儿吕荷荷，在许可带领下，走进春秋楼，将楼下楼上都仔细地参观了一遍。里边尽管都是空的，也无关羽的塑像。尽管也是常见的雕梁画栋的古建楼阁。但王玫君却感觉这里，有一股威震千古的英雄之气，令人敬畏。她十分赞赏把司令部扎在这里，不禁脱口而出道：“好！好！”

许可闻听，在一旁问：“夫人，您说什么‘好’？”

王玫君不在意地笑笑，忽然看见靠墙树立的师旗，便对女儿说：“荷荷，来，咱在这里合个影吧，叫许参谋再给照一张。”

于是，母女二人的芳容，也便跟29师的火炬般的师旗，永远定格在一起。

许可送她们离开春秋楼的时候，说：“灞陵中学我去联系过了，荷荷什么时

候去上学？我送她去。”

王玫君说：“我们已经去灞陵中学看了，荷荷明天就去上学，我送她。你们太忙，就不麻烦了。”王玫君忽然想起许可是许昌人，便表示关心地问：“你家不是这里的吗？在城里？在城外？抽空回去看看吧。”

许可说：“谢谢夫人！师长已经说了，叫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家就在颍川路。”

王玫君领着女儿荷荷来到灞陵中学，见了校长。校长是女的，人称贺校长。王玫君向贺校长自我介绍道：“这是吕公良的女儿吕荷荷，我是她的妈妈，今天送她来贵校读书。”

贺校长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她想不到师长夫人会亲自来送女儿，又这么平易近人，没有官太太那种居高临下的架子。于是接着又道：“很荣幸见到吕夫人。”

王玫君谦和地一笑，说：“我们带在身边的就这一个孩子，部队到哪她跟到哪，学业耽误的很多，还请贺校长和先生们多多费心教育。”

贺校长真诚地说：“请吕夫人放心，学生将来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材，我们会尽心尽责帮助她。”

贺校长领吕荷荷去教室上课。

这时，王玫君本来可以起身告辞，但她坐着未动。她想等贺校长回来待一会再走。因为，她感到，贺校长和她不仅年纪相仿，而且说话对心思。二人似乎彼此都喜欢对方，并不因生疏而有隔膜。

不一会，贺校长回到办公室，她们便接着交谈。

贺校长问：“你们几个孩子？”

王玫君说：“两男两女，四个。那三个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

女人见女人，仿佛总忘不了拉拉家常。

王玫君问：“贺校长您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在老家姥姥带着。”贺校长也随和地说。

“孩子的爸爸——”话一出口，王玫君就觉不妥，不该这样往下问，毕竟初次见面。于是，话没说完便忽然打住不问了。

“孩子的爸爸不在身边。”贺校长却回答得干脆，她并不在意。

但贺校长也只是这么一提了之，仅仅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而已。她只能这么含糊地应付一下。因为，她的丈夫在新四军，正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浴血作战。这是她的秘密。不要说，面对国民党军队师长的太太不能有丝毫泄露，即使在灞

陵中学，也无人知道她这个秘密。

“你们教书的，”王玫君很带感情地说，“天天为孩子们操心费神，也真是辛苦。”

“唉！”贺校长叹一声，语气沉重地说，“孩子们恐怕不会安定地读书了。日本侵略军的魔爪，已经伸到黄河北岸，正向我河南虎视眈眈。”

“时局的确让人忧心，”王玫君无奈地说，“部队随时都会和日军交战。我和荷荷作为随军家属，只得听天由命了。”

这时，忽然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门外喊“报告”，贺校长说“进来”，学生便进了屋。女学生说：贺校长。但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生人，欲言又止。贺校长说：你们有啥只管讲，没有外人。于是，女学生说，有的商家见了队伍，吓得赶紧关门；有的见这队伍不赖，就又开门营业了；有的说，中央军没好的，还是小心提防为好。男学生说，他的奶奶在卖烧鸡时，一个人去买了一只，拿着走了之后，发现他丢下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兵，还有字。不知道是啥东西，便叫隔墙老马看。老马一看，画的是日本兵，那字是“四郎探母”。老马骂道：“他妈的，日本鬼子！”便把它撕得粉碎，扔了。

贺校长问：“买烧鸡的那个人，认识吗？”

男学生回答道：“俺奶奶不认识。”

学生说完便告辞出去。

贺校长忽然叫道：“沙金！海蓝！”接着遂撵到门外，不知对两个学生说了些什么，王玫君没有听见。

贺校长回到屋里，重新坐下，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们这个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害民，和别的中央军不一样。吕师长治军有方，不愧是仁义之师。”

王玫君听到夸奖自己的丈夫，并未喜形于色，倒是十分冷静地说：“贺校长过奖了。国难当头，救国抗敌，守土保民，是军人应尽的职责。”

贺校长以赞赏的口吻说：“想不到吕夫人也有这么高的见识，令人钦佩！”

王玫君谦和地一笑，说：“钦佩不敢当。作为随军家属，理应理解部队的使命。”

贺校长说：“是的，面对将要亡国的危局，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的老百姓，自然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靠山。”

二人交谈至此，似乎愈谈愈投机了。彼此，不仅相互喜欢，而且相互赞赏了。

这时，尽管她们各自的情况，彼此尚不完全了解。但并不妨碍，她们彼此心

声的沟通。当然，这无疑取决于，她们有着相同的心境和愿望。

王玫君，这位书香门弟的淑女，教会学校读完中学课程的女才子，在一次军地联欢的舞会上，偶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吕公良相遇，二人一见钟情。吕公良胸怀宏愿，矢志报国，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王玫君倾情爱慕，决意终身相随。一段书信传情之后，不久，便结为伉俪。自此以后，吕公良开向哪里，她就随军到哪里。

王玫君对吕公良的高尚操守和报国之志，非常赞同和支持。尤其这一次，在开拔许昌之前，吕公良去军部开会时，给她留下一封便信，说：“华北沦陷，中原又将遭敌蹂躏。面对我中华国土大片大片丧失，身为中国军人，我心中无日不有负疚之感。当此国难之时，怀苟全之念者，非我等人。惟与日寇决一死战，方可慰我报国之心。”

吕公良意欲将她们母女，安置在后方安全地方。但王玫君拒绝了。她说：“你有以死报国的决心，我有以死随夫的信念，但我不会拖累你。”于是，她们母女便随军来到中原重镇许昌。也许是天遂人愿吧，王玫君想不到，今天这么有幸结识了心思相投的贺校长。

王玫君对贺校长的赞赏，使她很自然地便产生了信任感；她对贺校长的信任不疑，又使她进一步产生了将女儿相托的愿望。

贺校长，从小就聪慧过人。跟着姑姑读了小学读中学。中学毕业后，独自一人考入大学。这位大家闺秀，却具有阳刚禀性，爽直，开朗。思想激进，向往自由。在大学，就和她的同学——恋人一道，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恋人受党组织安排，去参加了新四军。她因当时身患疾病未能同去，而返回了故里许昌。病好后，受党委派，来到灞陵中学教书。以校长身份做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贺校长也想不到，今天会这么愉快地认识了，这位深明大义，气质不俗的师长夫人。由这位师长夫人，进一步了解了师长及其统率下的这支队伍。于是，她进而对新来的学生吕荷荷，也暗暗地产生了喜爱之心。同时，她还心生一念：要把抗日救亡宣传做到部队里去。

二人初次接触，虽然说话投机，但似乎亦不可能深谈。王玫君起身告辞，贺校长一直把她送出校门。

2

许可终于回到了家里。

许可虽然在几天前就已回到了许昌，军营和他的家不过相隔几条街，可以说，抬抬脚，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到家门口。但由于军务繁忙，没有师长的命令，他哪能擅自回家。

到了家门口，却不能进家。这无论是谁，心里都会有点不安的。许可也曾想向师长请假，但结果还是放弃了。因为他了解师长，如果部队情况允许，不用他提出请假，师长会主动叫他回家的。果然，师长去开会走的时候，对他说：“晚上给你放假，回家看看吧！”

现在，许可已经坐在了自家的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橘子、苹果和香烟，但他没动。他两手捧着茶杯，抵在沙发的扶手上，倾斜着身子，专注地跟父母说话。父母坐在他对面的两张太师椅上，慈祥地听着他讲述自己在部队的情况。

因为都晓得要打仗了，人心不稳，世面混乱。所以大哥陪着许可吃了晚饭，放下筷子就去烟行。夜里只有几个雇的伙计在那里，大哥不放心。

二哥刚才从卷烟厂回来，跟许可说了一会话，把两条灞陵牌香烟放在茶几上，说，这是咱许昌最好的卷烟，带回去叫部队长官尝尝。说罢，可就回了烟厂。那么大的一个烟厂，工人、雇员一二百号人，那里的事情更多。

许可知道，大哥二哥均是具体守摊办事的，烟行烟厂的老板还是父亲。烟厂和烟行两个摊子，父亲虽然不去插手具体事宜，但也不是甩手掌柜。重大事情的谋划和决策，还是由父亲一人说了算。当然，泰和烟公司和泰和烟行，原来就是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是父亲打下的江山。近几年来，由于父亲考虑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所以，就放手交给两个儿子去经营，自己只在旁边出主意，点拨点拨。大哥二哥倒也争气，将烟厂烟行经营得还算可以。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倒也满意。

这位身兼两个公司经理的许泰和老先生，内心里真正美好的最大的希望，不在大儿子身上，也不在二儿子身上，而是寄托在三儿子身上。这个三儿子，聪慧，敏悟，到了部队才四年光景，年仅20出头，可就当了师部的少校参谋，被长官赏识是明摆着的。日后继续高升，是自然的。不言而喻，其前程无可限量。那么，光耀许家的门楣，也就非他莫属了。

特别是，这次部队驻防许昌，他已经回到了家门口，却没有立即回家，而是首先安心军务，直到忙过几天之后，方肯回来探家。这在父亲看来，是志气高，心胸大的表现，是干大事的做派。因而，不仅没有埋怨他，反而夸奖他，鼓励他。父亲说：

“男子大丈夫，闯荡天下，四海为家，哪能老是恋着原来的老窝。”

许泰和老先生，全不顾老伴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只管自己对儿子高谈阔论，很有点迫不及待地要替儿子抒发豪情似的。

明亮的灯光下，父子二人的脸上神采飞扬。许可对父亲的远见卓识，自然十分感动，无须赘述。

母亲坐在那里，看着自己如此有出息的儿子，心里自是欢喜。但她想得更多的是，眼看就要打仗了，儿子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那颗母亲的慈爱之心，更多的是担忧。

大嫂二嫂带着孩子也进客厅来见小叔子。许可热情地站起来，给侄子侄女送去糖果。侄子侄女说：“谢谢叔叔！”这位戴军帽穿军衣的叔叔便夸他们：“真乖！真聪明！”于是，全家人都看着他们笑。大嫂二嫂站着说了几句话，便带着孩子退下。

这时候，海蓝由女佣引着走进了客厅。

海蓝与许可是多年前订的亲。两家同在一条街，两人从小就相识。虽然不是自由恋爱，双方订亲后，却也经常来往。当然，这也只是幼小时候的情况。许可长大后在外地读书，后来又当了兵，但和海蓝也没断了书来信往。二人可说是，愈见情投意合了。都是当今时代的知识青年嘛，思想开通，自不待言。

今晚，海蓝一听说许可回来，立即就从家里来和他会面。

许泰和夫妇老俩，和海蓝说了几句话之后，便起身退出，回后堂休息了。

客厅里只剩下了许可和海蓝两个人。

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剥着橘子吃。

海蓝坐了一会，提议到外面走走。于是，他们二人便离开客厅走出来。

许可和海蓝来到街上。由于路灯不太明亮，街上显得有些昏暗。只有还在营业的店铺门口，借着里边照出来的灯光，这里的街面还算明亮一点。由于有军队的驻扎，加固城门，高筑城墙；城外四郊，军队也都在挖战壕，修工事；不久就要打仗的紧张气氛，已经开始升腾，弥漫，全城老百姓似乎都感觉到了。再加春寒意浓，天气尚未大暖。因而，开门营业的店铺不多，街上的行人也比较稀少。白天，与往日仿佛还无大差别，依旧满街热闹景象。可是到了夜晚，就显得冷清多了，与往日不大相同。

清冽的空气里，流动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气味：香香的，甜甜的，其香如花香，其甜如蜂蜜：这是香烟的特有的气味。在清静的夜晚，这种香烟的独特气味，显得格外地醇浓，格外地袭人。

许可挽着海蓝的胳膊，一边走着，一边抽动着鼻子闻着，兴奋地说：“这味，

咋这么好闻！这味，咋这么好闻！”

海蓝不禁笑了，有点奇怪地说：“你不是从小就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吗？现在才觉得它好闻了？”

“你不觉得好闻吗？”许可低头问，因为海蓝比他低半头。

“我不觉得好闻，也不觉得不好闻。”海蓝正而八经地说，“反正天天闻的都是这种气味，闻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对！对！”许可赞同地说，“我原来在家的时候，也不觉什么。现在从外地回来，所以才有特别的感觉。”

“久闻其香而不知香呀！”海蓝仿佛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这可是咱许昌独有的特色气味呀！”许可兴致勃勃地说，“我到过许多城市，从没见过像许昌这样，大街小巷，胡同里弄，到处都是浓浓的香烟味。”

“卷烟厂，烟行，烟草转运公司，大大小小，全城恐怕有数百家，咋会没有烟味？”海蓝不知是夸耀还是揶揄地说。

“还有，”许可以夸张的声调补充道，“城外四郊，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烟田。”

二人忽然哈哈大笑。

海蓝笑着诘问道：“烟田里也有香味？”

于是，二人接着又笑，直笑得前合后仰，不能自己。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经过烤了的烟叶，才能释放出烟香的气味。

烟草从烟农种植，到最后从卷烟厂生产出成品香烟来，其间一道道的工序过程，对生于卷烟世家的许可来说，也许知道一些。但对于虽然同样生于卷烟世家的海蓝来说，知道的可能更少。不过略知一二，也是很自然的。

海蓝之父海华源，开办的华源烟公司，是许昌最大的卷烟厂。另外，他还开有两个烟行。所以，海家的富有，是许家难望其项背的。

许家的财富，虽不敌海家，但许泰和的声望，却远在海华源之上。许可是许泰和的三儿子，从小就喜欢读书，好学上进，从不与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之弟在一块鬼混。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因而，海华源也就乐意将金枝玉叶般的惟一的千金，许配给许家了。

海蓝尽管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对她娇生惯养。但她仿佛生来就有一种叛逆性格，从小就好跟父母闹别扭。父母知道她的别脾气，当然什么都顺着她，由着她，从不让她受一点委屈。

然而，海蓝喜欢读书，喜欢动脑子，尤其喜欢标新立异。特别是受贺校长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同学中她和沙金等，都是富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激进青年。因

而，很得贺校长的赏识。但在许可面前，还是相当随和的，自然很讨许可的喜欢了。

许可和海蓝二人，说话间不觉来到小西湖公园门口。这时，从东边来了个提着筐子叫卖烧鸡的小贩。看见他们，便径直走到跟前，向着许可毕恭毕敬地说：“老总，您吃烧鸡吗？还是热的，吃块暖暖肚子吧！沙老婆的，味道好着呢！”

许可对海蓝说：“吃一点吧！”

卖烧鸡的赶紧问：“老总，您要啥？”

许可说：“两块鸡脯。”说着，遂掏钱买了。

公园的门关着。他们便坐在门前的石凳上，边吃边说话。许可吃着有点怀疑地说：“这是沙老婆的？味道不怎么样。”

海蓝吃着倒是肯定地说：“哪会是？反正谁都知道沙老婆的烧鸡好，冒充呗！”

这个卖烧鸡的不知，他们二人，可是从小就吃惯了沙老婆烧鸡的“老许昌”，岂能蒙住他们？



贺校长的办公室里，沙金把“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传单刻好蜡板后，海蓝和吕荷荷便在油印机上印，不到半个小时就印完了。

贺校长从里屋出来，拿起一张看了看，满意地说：“行，刻得好，印得也好。”

沙金问：“啥时间出去散发？”

贺校长说：“明天，趁星期日，不耽误功课。”

吕荷荷问：“贺校长，明天我可以去吗？”

贺校长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征得爸妈同意。”

吕荷荷不无自豪地说：“俺爸俺妈非常支持我参加学校的活动。”

贺校长高兴地说：“我也想，你爸妈肯定会支持的。”

今天星期六，下午放学比较早。沙金、海蓝、吕荷荷离开贺校长办公室时，其他同学除了住校生都已回家。贺校长一直目送他们三人走出校门。

原来，就在他们三人印传单的时候，外面街上的沈胡同，一家幽深宅子的一间像黑洞似的屋子里，有两个人关门闭户，点着蜡烛，也在印传单。他们印的传单，就是那天沙老婆在她的烧鸡摊子上见到的，上边画着日本兵，写着“四郎探母”的那东西。这两个人，一个叫齐五度，一个叫翟仁善。

这个齐五度，原本就是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恶棍。因与本村另一个恶霸争夺一个女人，挨了一枪，差一点被打死。在本地混不下去，便逃到许昌。这个翟仁善是个大烟鬼，祖居郊区，父辈留下的家产，都被他吸进了大烟枪里。后来，连妻子女儿也都被他卖掉吸了大烟。从此，孑然一身，在街面上靠偷抢诈骗度日。

这二位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来二去，可就混熟了。于是，便联手做起倒卖首饰的生意来。

这天，二人闲来无事，在卧狗台看斗鸡。玩斗鸡的和看客们，多是游手好闲，无事生非之徒。齐五度和翟仁善正看时，忽然有人吵骂着打起架来，一时人群骚动。他们在人堆里挤来抗去，想走却挤不出去。这时，齐五度的肩膀上忽然被人拍了一下。他扭头看时，一个游方和尚模样的人正对他微笑。这和尚说：“兄弟，我有一批货，你们要吗？”齐五度问：“啥货？”和尚说：“当然是首饰。”齐五度还未开口回答，旁边的翟仁善已十分爽快地答应说：“要！要！”

他们三人，悄悄来到小西湖公园的僻静处，和尚拿给齐五度、翟仁善的“货”，不是什么首饰，而是一张纸。和尚神秘地说：“这笔生意，比你们倒卖首饰可赚钱多了。”二人看那一张纸，上边是一个画，四个字。齐五度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和尚说：“二位看不懂吗？”齐五度和翟仁善，拿住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才恍然大悟。齐五度说：“哦，这是说，日军像杨四郎一样，不是来侵略，而是来中国回家探望母亲哩。”翟仁善看了一眼和尚，小心地猜测着问：“你，你这是替日本人……”和尚赶紧抬手捂住他的嘴，诡秘地说：“兄弟是聪明人。”接着，他就把秘密刻印和散发这个传单的“交易”，向二人一一讲了。

齐五度和翟仁善心想，这的确是笔赚钱的大买卖，送到嘴边的肉为啥不吃？于是说：“只要给钱，就干，又不是啥难事。”和尚便从兜里掏出一把银元送给二人，说：“这是订钱，半个月后，我正式给二位送钱来，仍在此处交接。”和尚说罢，机警地向周围看了看，钻进了小树林，消失在那边不见了。

这个和尚，是日本人收买的一个汉奸，来到许昌已经多日。他为日军搞欺骗宣传，还为日军刺探情报，实为日军的特务。身上的和尚衣着，是他白天的伪装。他早就盯上了齐五度和翟仁善，确乎没有看错他们。所以，一谈即成。

今天，齐五度和翟仁善已是第二次刻印传单。印完传单之后，到了晚上，二人可就偷偷地拿出去散发了。

星期日这天，沙金、海蓝、吕荷荷出来散发他们的传单，走到天平街，看见几辆骡马大车拉着许多东西。吕荷荷不知道这是干啥的，便问海蓝。海蓝说，人

们看见队伍来了，知道要跟日本人打仗，就赶紧把家里的东西往乡下搬。沙金说，这搬运东西的都是大户人家。小户人家没啥金贵东西，打起仗来，人一走就完事。反正现在还没打，并不着急。

他们三人走到大十字街时，又看见北街、南街，都有骡马大车在运东西。沙金向前跑了几步，赶上一辆，把一张传单送给赶车的车夫。车夫拿在手里边走着边看。前面一辆车的车夫回头看见，便问是什么，好奇地走过来拿去看。两个车夫，一前一后，赶着车走着说：

“老日会把咱中国灭了？我不信。现在怪凶，最后还得滚蛋。中国必胜，我信。”

“唉！听说老日就要来打许昌了，谁知道咱会不会打过人家。”

此时，侵华日军虽然尚在黄河北岸，但南犯之势已十分清楚。日军一旦突破黄河防线，许昌马上就要受到威胁。我军开进许昌，当然是要抵抗日军，阻其南进。许昌必有一战，肯定无疑。因而，城内人心不稳，惶惶不安，是十分自然的。

沙金、海蓝、吕荷荷三人，拿着传单来到祖始庙。这里既不是庙会，又不逢节日，但前来烧香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祖始爷塑像前的香炉里，插满了香。蒸腾的青烟，从屋里弥漫到屋外。庙院西北角的一棵古槐树下，一个小土堆上，也插满了香柱，青烟袅袅，四处飘散。

愁眉不展的人们，在虔诚地祈祷超凡世界的神灵，大发慈悲，给他们以护佑。他们拿到了沙金、海蓝、吕荷荷散发的传单，互相传阅着，议论着。不禁眉头为之一展，心头为之一热。觉得以后的日子还是有希望的。

但也有摇头叹息的。他们脸上的悲观，心头的担忧，不是一纸传单就可轻易地驱散。

沙金、海蓝、吕荷荷，忽然发现，有人神态惊疑地拿着两张什么纸在悄悄地看，声音很低地议论着，便走过去看。原来，也是传单，是上边画着日本兵，写着“四郎探母”的那种替日本鬼子宣传的传单。他们问拿传单的人，是什么人散发的。拿传单的人说不知道，他是刚才在那厢的石碑后面拾到的，一看就知道是坏人弄的东西，正想去解手当手纸擦屁股呢。他们告诉他，这是狗汉奸干的勾当，是替日本鬼子说好话，来糊弄老百姓的。但他们不知，这正是昨天晚上，齐五度和翟仁善出来散发的传单。并非仅此两张，还有很多，大约已被别人捡去。

吕荷荷心想，这可能是个重要的情况。于是，遂去要了一张，塞进兜里，准备把它带回去。

他们三人走过曹家巷时，看见一家紧闭着的大门上贴了一个这“卍”样子